

010172

清康熙元年刊本

宁海县志

(2001年校注重印)

漳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

清康熙元年刊本 日本东洋文库藏

宁洋县志

(2001年 校注重印)

漳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

前 言

宁洋建县于明朝隆庆元年(公元 1567 年),至 1956 年撤销县治,前后历经 390 年风雨沧桑。宁洋撤销后,其辖境分别由漳平、龙岩、永安领属。划入漳平的包括原县治所在地城厢镇和员当、徐溪、溪口、中村、城口、温坑、赤水、坑源、田兜、安坑、香寮 12 个乡镇。

宁洋设县期间,先后共修《宁洋县志》8 部:明万历二年(1574 年),广东南海人邓于蕃任宁洋知县,首创修志。亲辑龙岩、漳平、永安 3 县志中有关宁洋的记载,编成初稿。万历八年(1580 年),浙江钱塘人杨继时接任知县,将邓稿加以增删,于万历十一年付梓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 年),江西人唐与之任宁洋县学教谕,聘邑贡邓成藩、廪生廖思腾、曹维恒等,取前志复加增补,成志 6 卷,于次年刊行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 年),山东都昌举人许一元任宁洋知县,令教谕张昇进(晋江人)、邑人廖天瑞,将前志考订增删,厘为 5 卷刊行。今前述 3 志均已散佚,仅存邓于蕃、金阶、陈九叙、廖思腾和许一元所作序文 5 篇。

清朝顺治十三年(1656年),四川邛州人萧亮任宁洋知县。十六年秋,萧委任教谕张丰玉(莆田人)重纂县志,于清康熙元年(1662年)告成付梓。全志8卷。今仅存孤本,藏于日本东洋文库。

南明永历二十九年(即康熙十四年、1675年),由南明遗士金基主纂,刊行一志,凡9卷。现存日本上野国立国会图书馆1部。

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河南人王时泰任宁洋知县,将萧志抄补续订,后由继任知县李文然(镶红旗人)略加厘定,付梓刊行。此志已佚,唯存李文然序文1篇。

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,浙江湖州人沈荃任宁洋知县,于康熙三十一年重修一志,由教谕郭如奎(古田县人)、邑人吴璫、杨日新合纂,成志10卷刊行。今北京图书馆、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有此书。漳平市志办有复印本。

咸丰后,因旧志残缺不全,由邑人廖退崖纂成一志,未刊行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浙江余杭人董钟骥任宁洋知县,获廖志。次年,聘邑人陈天枢、吴正南重纂,以沈志为本,详加考订增补,辑成一志,凡12卷。中有《老农》一目,较为罕见。此志初刊于光绪元年(1875年),增刻于光绪三年(1877年)。原刊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。1935年(民国24年),宁洋县长钟干丞(武平人)将其付诸铅印,此版本流传甚广。但较之原志稍有残缺,如卷首之序

言、卷一之凡例、卷五之名宦等均佚,且有不少铅字误植。现漳平市档案馆藏有此志。

清康熙元年版《宁洋县志》,是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的独一无二的孤本,也是现存宁洋最早、最完整的一部县志,其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都极为珍贵。为获取这部志书,我们约请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硕士、厦门大学高级进修生青山一郎先生在返日本休假期间,为我们复印了这部县志。此志修于宁洋建县不足百年(仅 95 年)之际,志书内容比较单薄,但保存着许多新县创建初期的珍贵史料,诸如建县缘由;建县后朝廷划定县境与实际管辖地域不符;因割图不割地而造成疆界紊乱和人口、户籍、耕地不实;按照图籍(黄册)征收税赋,大大加重了宁民负担;在朝代更迭、战乱频仍、经济衰落、百业凋敝的情况下,加之征输杂派、赋税奇重,农民起义和民众抗暴斗争接连不断。这些在志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记述。志中职官和人物的记载相当全面且较为准确。还有在四百余年前宁洋已盛行火葬的习俗记载,且“禁谕谆谆,而从火者比比”,惜“其故不得而知之”。由于志书编纂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志中有歪曲历史事实,诬蔑农民起义,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主观记述;有维护封建伦理道德,褒扬节妇烈女,宣传迷信鬼神、天人感应等封建性糟粕。志书体例错杂,輿地中掺入岁时习俗,建置中并入学校、恤政,山川中附缀诗词联赋。把总有目而无文。文句简省而致辞不

达意者有之,数据未经详核而致错讹者有之,文物典籍已毁而累累登记者有之。各志所占份量极不平衡,卷首、輿地占全志总量的百分之四十,而武备志仅占百分之二,人物不足百分之十四。

为保存文化遗产,给学术界、史志工作者、地方各级领导和藏书单位提供研究、参考和收藏资料,我们整理、重印了这部县志。本志的断句、标点、分段、校勘和注释,由新编《漳平县志》主编李祖富承担。有关宁洋地域纠纷等史实、地方掌故、风俗习惯等,特请宁洋耆宿吕沁详加稽核、审订。个别疑难字句,还请教了罗选才老先生。校勘、注释条文,以地方性的史实、人名、地名、风俗、文物典章制度为主。为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和使用此志,对一些比较偏僻的词语、典故,也作了适当注释。校注中,为了简便和节省篇幅,以“州志”指代清乾隆版和道光版《龙岩州志》,以“沈志”和“钟志”分别指代清康熙三十一年版《宁洋县志》(由沈荃主修)和民国24年由钟干丞付诸铅印的光绪元年版《宁洋县志》。志中有些错别字,如“已经”的“已”,“倾圯”的“圯”,“匾额”的“匾”,“戊戌”的“戌”等,全志均误刻为“巳”、“圯”、“扁”、“戌”,校注时,大都在首次出现时加以注明,其后一般不再加注或径自改正。异体字,除个别改成简化字会产生歧义者外,一律改用规范简化字。志中原属夹注式的文字,重印时大多改为括注。属条目式的释文,则一般将条目以黑体字标明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又缺乏经验,在整理中难免有不当和差错之处,敬请读者和方家教正。

在本书的重印过程中,得到了双洋镇、赤水镇、龙岩中艺彩印公司和廖情茂、张火明、李文杰、邓煌基、刘建朝、林立中、张荣贵、管齐芳、曹木旺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。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漳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二〇〇一年六月

重修宁洋县志序

宁虽蕞尔，既属清漳不让之壤⁽¹⁾，则一隅见闻亦史家之所不遗也。予丙申春忝莅兹土，适值寇氛煽虐⁽²⁾之后，见夫山川疆域之萧条，城郭庠序之荒废，户口土田之耗损，风俗人物之变迁，盖不胜泫然悲之。嗣而大将军南征⁽³⁾，征输杂派，羽檄交驰。予实饮冰⁽⁴⁾自努，惴惴焉，日为地方请命而不暇。年来百凡废缺，次第举而新之，求稍复两洋旧观。惟修志未举，早夜在怀。幸学博⁽⁵⁾张君，为莆中名宿，文士宗工⁽⁶⁾与之谋及，遂欣然领略，纂辑成书。事核理明，足以信今而传后，蔚为宁光。岂非设邑来百余年一大快哉！

予乃喟然叹曰：“志也者，夫岂徒哉。凡以备物章轨⁽⁷⁾，术往宪来⁽⁸⁾而治理具焉。是教我以修政立事也，是教我以济人利物也，是教我以移风易俗也。初欲补典籍之缺耳，按志所言则我之为责益重矣。”谨授梓以传，漫缀数言，使后来观焉⁽⁹⁾者其必有兴于斯矣。

康熙元年岁次壬寅王月望日吉旦，文林郎知宁洋县事、蜀临邛萧亮谨序

重修宁洋县志序

上古有《九丘》与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₍₁₀₎并出，后世转相祖述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₍₁₁₎之外，舆地有图，郡国有志，山海有经，风俗有录。则志之重，乃自古记之矣。

漳于闽为沃区名郡，宁之于漳特分割新设耳，犹黑子之着面₍₁₂₎，何以志为？况值灰烬之后，问夫山川，果如昔之秀丽否？问夫人物，果如昔之振拔否？问夫户口、财赋，果如昔之繁庶、丰盈否？问夫城郭、宫室，果如昔之坚完、翬翼否₍₁₃₎？予丁酉领一毡于兹，数椽不蔽风雨，十事九不如意。自萧侯化育五六载，政修废起，凡地方所欲为而力不逮者，以次毕举。去秋复向予商修志事，予踊跃而起曰：宁今可以志矣！

尝读书，见滕虽小国，当诸侯恶法度之害，已皆去其籍。滕于是时独欲行王政。孟子告以庠序之制，丧葬之礼，贡助之法，经界之政，井然绰有条理。滕以故得为善国。夫孰得而小之哉。然则地无大小，得其人则虽小而大。予观萧侯之治宁如滕，遂使弹丸悬磬₍₁₄₎之宁，得与漳属诸大邑抗衡争胜。今而后宁可以志矣！岂敢以

固陋逊谢，俾将来有文献不足之叹哉！

岁在玄默摄提格⁽¹⁵⁾孟陬谷旦，莆阳张丰玉书于署
中之学半斋

重修宁洋县志序

邑之有志,犹国之有史也。宁为吾漳新设,未满百年,顾安可旷数十年而无志耶?宁置户百余,分割龙、永、大三县以成。兹邑其实与岩之风土殆相近焉。县治本岩集贤里,凡流风遗俗尚有考亭⁽¹⁶⁾之训存,不特吏兹土者可以修政惠师,即生兹土者可以典学兴行。至若地之接界,上游为剑川通衢,亦吾漳之一锁钥也⁽¹⁷⁾。凡所以固邦而资治者,端有藉于纪载之修明。修之,则邑治之沿革,山川之险阻,户口之殷耗,财赋之丰盈,风景之华朴,人物之显微⁽¹⁸⁾,可考而知。

宁自戊子后屡遭兵荒,幸萧侯下车⁽¹⁹⁾,多方安抚,民气旋苏,文运寝兴⁽²⁰⁾,予果叨登第⁽²¹⁾。兹乘萧侯雅意,委重张年台修志,则后日纪载之始,咸于是衷焉。由是通之一郡,俟之百世,犹乎列国之史,并备采择,岂仅有关于一邑也哉。

邑人吴材撰

旧序

宁洋县，予不佞₍₂₂₎邻治也。壤接姻联，事获习耳。客岁予退休家食，已₍₂₃₎聆学博唐君与之介请邓君成藩、洎₍₂₄₎廖子思腾、曹子维垣辑修宁志，甚盛举也。兹复辱唐君命，二子走币₍₂₅₎过予，属予以志序。予受简卒業，僭弁之言₍₂₆₎曰：

《九丘》辽邈₍₂₇₎，莫得寓目。则尝横襟而披《禹贡》。凡山川、土地、贡赋、物产緌緌登纪₍₂₈₎，为博洽君子，取信₍₂₉₎后人，昉之而史，编郡邑纪载则命曰志。夫志固径庭于史，大都疆域、土风则志，物产、创建则志，食货、兵防、祠宇、政教则志，名臣、哲士、贞媛、善良则志，即外而灾祥、道释亦胪列不遗。馆阁摛藻₍₃₀₎者，业₍₃₁₎往往左券₍₃₂₎图志，则志未始不为史，志洵乌可已哉。盖志繁则复，简则遗；溷则失序，昧则弗彰；炫文采则实不中声，专溢美则近谐俗调；徇情者曲，任己者偏。有一于是，何以示公而垂法戒？

宁设几四十年，前邑大夫虽颇具载纪。然纲目岂尽明？事实岂尽核？条序岂尽当？文质岂尽宜？应书而不

书,不应书而书者,不终无也。矧风气犹郁,规划犹疏,得失劝戒,阙而未明。近获二三君子踵莅视篆⁽³³⁾,厘奸剔蠹,修举兴作,类班班足式,以予所习聆。及庄诵新志颠末,则盛而可传者,莫若董、邓二侯。且也是志之作,疆域而下,杂纪而上,必表年首事,纲挈目随。词不芜而其事备,序不舛而其统正,文不侈而其质彰。不牵浮议,不怵贵势,不比亲昵,劝戒之义,昭若日星。俨然一邑之史,真足信今而传后者哉。

予不佞,辱二子之属,乃不分越见而命管城子,以冠乘端云。

万历庚子年四月,赐进士出身、中顺大夫,浙江处州府知府、前刑部郎中,漳平陈九叙序

又

杨君为宁之三年，政纪即叙，班黎悦康，吏无骖度⁽³⁴⁾，野无伏奸，亦云治矣。公退暇，乃以先任南海邓侯所著县志删述之。稿成，遣仆归省，问予于堆云草堂，求志跋语焉。余詫曰：“闽浙相去数千里，道路阻修，予询风俗，风俗未谙也；考形胜，形胜未览也；稽人才、物产，人才、物产未覩也。妄言及之，不几浪语哉？志为一邑传信史，毋⁽³⁵⁾用此浪语为也。”仆闻言，乃出前邓侯所次县志⁽³⁶⁾一帙授之。予读再过，作而言曰：

跽哉斯是之举乎！夫县有志，犹家之有籍也。家有籍，记某居室若干，某田地若干，某赋入若干，某什器若干，某因某革，某损某益，俾后世守焉。无籍记之，家法隳矣。乃为政者，可废籍乎？矧宁为新创邑，诸凡未备。自董侯经营之，邓侯修举之，今杨君增饰之，二三君拮据之难，何趯翰家子⁽³⁷⁾也。志不记，籍不传，孰知土疆所由察，版章所由明乎？赋敛所由经⁽³⁸⁾，文献所由稽乎？久且湮灭无闻，观风者欲采为通志，曷所从事乎？惟我杨君辑邓侯所为志者，以备参考。庶几哉方域辨，人纪叙，风

俗察,吏治核,以厘蹠^蹠(39),以彰淑懿,以兴财用,以殖民萌,昭然一邑典章也。昔韩退之⁽⁴⁰⁾曰:“莫为于前,美弗彰;莫为于后,盛弗传。”今而后美彰矣,盛传矣。诸君克家⁽⁴¹⁾之念,至是有托矣。不然文献不足,宣尼⁽⁴²⁾且叹其无征,后政者曷所凭藉哉。予故曰:“韪哉斯是之举也!”

予退伏山野,忘情世故久矣。重杨君请,不揣而书之,以复使者。

万历十一年,赐进士第,文林郎,四川道监察御使,奉敕巡按山西等处,前中书舍人,仁和金阶序

又

宁洋弹丸新造，仪制文物缺十之五，而邑乘已有成书，盖先任南海邓公、钱塘杨公次第辑而成者。二公之用心亦勤哉。会予承乏兹土，而学博张太史、孝廉廖太史俱艺林冠冕，娴习土风。间指邑乘而示予曰：“某也俚，某也蔓，某也传而讹。图更定之未皇也。”无几何，按台⁽⁴³⁾陆公以两浙宗工收八闽胜概，谋修通省志以垂不朽。檄宁亦以志上。乃属二君商榷校讎。俚者饰，蔓者芟，讹者核，原六卷厘为五卷，以付剗氏⁽⁴⁴⁾。

二君谓予，令也，岁月不可不纪。予窃以宁之有志，犹宁之有令也。宁不堪令⁽⁴⁵⁾，令之设也，见国家疆理之无外焉；宁不堪志，志之修也，见国家文教之不遗焉。不然者，宁之物产、赋役、人文，视漳诸属，万不及一。奈何以涓滴之流，溷沧海之派哉。然既有令矣，固宜有志；既有志矣，则令宜无忝于志。今之志昔，于昔令无私臧否；后之志今，于今令岂私褒贬⁽⁴⁶⁾，可不畏乎？宁瘠而陋，若难理；隘而朴，又若易理，可不勉乎！

矧今太守闵公提衡十属，精神靡不周洽⁽⁴⁷⁾，而又念

宁之穷且陋也。诸所颁布规条,皆技经肯綮之习尝者,奉而行之,亦既可以令,可以志矣。而说者谓宁,四山环抱,病在直水泻而不停。士民今且竖塔丁方,以砥下流。更欲开一泓于城西隅,引南北之水,会县治之眉⁽⁴⁸⁾,皆有裨于风水之大者。宁之昌也,日可俟也。则按君之葺志,而不捐宁之僻陋也。倘亦风雅之托,始而鐫芭之肇基乎?予二三人即无似,且得附姓名于后矣。

万历庚戌年冬月,乡进士、文林郎,知宁洋县事,匡南
许一元序